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俄语文学卷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ОМ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从《奥涅金》 到《静静的顿河》

高尚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

ОТ «ЕВГЕНИЯ ОНЕГИНА»
ДО «ТИХОГО ДОНА»

БЛАГОРОДНЫЕ ИДЕАЛЫ И НЕУСТААННЫЕ
УСТРЕМЛЕНИЯ

下卷

谷羽 主编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俄语文学卷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ОМ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从《奥涅金》 到《静静的顿河》

高尚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

ОТ «ЕВГЕНИЯ ОНЕГИНА»
ДО «ТИХОГО ДОНА»

ВЛАГОРОДНЫЕ ИДЕАЛЫ И НЕУСТАННЫЕ
УСТРЕМЛЕНИЯ

下卷

谷羽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奥涅金》到《静静的顿河》：高尚的情操与不懈的追求 / 谷羽主编. —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1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ISBN 978-7-5151-0549-9

I . ①从… II . ①谷… III .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翻译—文集 IV . ①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5254 号

从《奥涅金》到《静静的顿河》

——高尚的情操与不懈的追求

主 编 谷 羽

责任编辑 刘 荔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520千字

印 张 39.7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49-9

定 价 108.00元 (上下卷)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蓝英年 | 前言——译事琐谈 1
- 鲁 迅 | 关于翻译的通信 1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6
- 曹靖华 | 鲁迅先生与翻译 8
有关文学翻译的几个问题 22
盗火与养花的老人（高莽） 28
- 瞿秋白 | 关于翻译的通信 34
- 董秋斯 | 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 41
- 温佩筠 | 《零露集》小引 45
《零露集》后记 47
温佩筠译普希金（高莽） 48
- 李霁野 | 韦素园译《外套》后记 50
《被侮辱与损害的》序言 52
李霁野和苏俄文学作品翻译（李方仲） 54
- 巴 金 | 一点体会 61
赫尔岑《往事与回想》后记两篇 64
怀念萧珊——《黑桃皇后及其他》译本代序 69

目 录



- 孟十还 | 《杜勃洛夫斯基》后记 78
《果戈理怎样写作的》后记 80
孟十还与鲁迅（钦鸿） 81
- 余 振 | 译诗杂谈 89
- 朱 雯 | “捉螃蟹”者的脚印 107
- 姜椿芳 | 我是“杂译家” 119
我的贵人姜椿芳（任溶溶） 123
- 戈宝权 | 漫谈译事难 125
文化与友谊的使者——纪念戈宝权先生百年诞辰（高莽） 133
他把普希金介绍到中国——怀念戈宝权先生（蓝英年） 139
- 吕 荧 | 《欧根·奥涅金》译本跋 143
- 龚人放 | 谈谈文学翻译——《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代序 148
- 满 涛 | 《狄康卡近乡夜话》译者序 154
- 汝 龙 | 翻译家汝龙的一生（文颖） 157
- 孙 玮 | 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些感想 167
辞书杂谈 169

- 查良铮 | 关于译文韵脚的说明 173
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 175
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谷羽） 188
- 魏荒弩 | 谈译诗 200
写译教论，相得益彰
——勇于开拓的翻译家、作家魏荒弩教授（顾蕴璞） 204
- 磊然 | 磊然——可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孙绳武） 209
- 蒋路 | 《怎么办？》译本序 212
- 凌芝 | 蒋路与《怎么办？》 223
怀念蒋路（蓝英年） 226
- 张孟恢 | 翻译随感 234
- 蓝曼 | 译后碎语 240
- 徐成时 | 我如何补拙 244
- 草婴 | 人的遭遇与书的遭遇 247
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徐振亚） 250
草婴先生的翻译启示（蓝英年） 257

目 录



- 任溶溶 | 我要一辈子为儿童翻译 260
- 佟 柯 | 文学翻译浅谈 263
- 黄文范 | 我译索忍尼辛 279
- 力 冈 | 《复活》序言：人性的复活 287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力冈教授（沈念驹） 293
翻译家力冈追忆（吴笛） 299
- 高 莽 | 译诗——难谈的学术问题 305
诗——是心灵之歌——高莽与阿赫玛托娃（谷羽） 308
- 程代熙 | 文学翻译是一项严肃的事业 312
- 苏 杭 | 叶甫图申科诗歌和他的诗歌 318
- 智 量 | 我译《上尉的女儿》 323
在苦难中实现生命的价值——王智量与普希金（王志耕） 327
- 陈殿兴 | 我译《死魂灵》 337
再谈我译《死魂灵》 340
- 飞 白 | 译诗漫笔 343

- 顾蕴璞 | 谈《莱蒙托夫全集·抒情诗II》的翻译 355
俄诗汉译的汉化与洋味 360
- 戴天恩 | 《奥涅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369
不息则久——戴天恩与《百年书影》（查晓燕） 372
- 蓝英年 | 简短的翻译经历 376
翻译的态度 379
- 戴 骢 | 译书三忌——我的一点管见 381
玫瑰乎？蔷薇乎？ 387
- 丁 鲁 | 诗歌是否可译 390
在诗歌翻译中使用单韵的体会 394
区分正字和衬字——节奏处理的基础 405
- 王守仁 | 叶赛宁与中国 414
- 姜明河 | 《伟大愤怒之书》——库普林及其小说《火坑》 420
- 田国彬 | 翻译普希金诗歌作品的心得体会 424
- 刘湛秋 | 译诗的神韵和自然流露——漫谈叶赛宁抒情诗的翻译 429

目 录



- 王育伦 | 《苏联诗萃》前言 435
补记 438
- 张铁夫 | 《面向秋野》译后记 439
甜蜜的苦役——张铁夫先生的文学翻译（曾思艺） 442
- 杨德友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译后记 451
- 沈念驹 | 有关外国文学翻译与编辑业务素养的浅见 456
跨世纪的普希金情结——新版《普希金全集》出版之际游走的情思 461
- 谷 羽 | 俄诗汉译的音乐性及其他 471
穿透时空的声音——《俄罗斯名诗300首》序言 484
- 谷兴亚 | “雅”无止境“化”无涯——文学翻译杂谈 490
- 常谢枫 |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即生活”定义的论证 496
- 甘雨泽 | 我是怎样学习文学翻译的 502
- 欧茵西 | 《浪漫与沉思——俄国诗歌欣赏》绪论 507
- 徐振亚 | 《另一种生活》再版后记 514
- 陈训明 | 红梅花是什么花？ 517

- 余一中 | “姑娘”是怎样变成“老马”的? 522
《不合时宜的思想》译后记 526
- 马海甸 | 《俄罗斯的安娜》译后记 532
想起了丽尼 535
翻译家的悲剧 538
- 吴笛 | 《普希金全集》序言 541
《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前言 559
- 刘文飞 | 《布罗茨基传》译后 566
《布罗茨基传》译后附记 570
《抒情诗的呼吸》中译者序 574
《抒情诗的呼吸》译后记 580
- 孙越 | 我的文学翻译宿命 583
- 曾思艺 | 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问题 590
- 汪剑钊 | 翻译是一次生命的繁殖 595
- 谷羽 | 编后记 613

高莽 (1926—), 笔名乌兰汗。黑龙江哈尔滨人。1943年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随笔集《久违了, 莫斯科!》《妈妈的手》《灵魂的归宿》《圣山行》《心灵的震颤》等, 传记文学《帕斯捷尔纳克》, 译著有剧本《保尔·柯察金》及《臭虫》《澡堂》,《冈察尔短篇小说集》, 帕斯捷尔纳克自传《人与事》,《阿赫玛托娃长诗选》,《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 主编《普希金抒情诗全集》《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等。1997年俄罗斯总统授予友谊勋章, 1999年获普希金纪念奖章。

译诗

——难谈的学术问题



我虽然也从事文学翻译 (俄译汉), 但一直不敢谈文学翻译这个学术问题, 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定型的看法, 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 对翻译的看法也在变, 特别是译诗。

诗——能不能译,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各有各的看法。我想, 不同的看法还会存在下去, 没有一致的看法也许对翻译学有益处。

先亮明我的观点。我认为诗不可译, 译成汉文的诗, 表达不尽原诗的文字特色、语言的乐感和简练中蕴藏的丰富内涵。译成汉文的诗不等于原作。

同时我承认: 外国诗应当译成汉文。原因很多, 如: 并非所有读者都通晓外文等等。译成汉文的诗仅仅能称为“译文”。在译诗方面, 我还在摸索, 不

知如何译法为好。有时想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有时想传达原诗的韵律，有时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种精神，有时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鉴过来。

自己从事译诗过程中，有教训，又不善于总结。如果硬要我说出自己崇尚的标准，那么我今天的看法可以归纳一句话：“译成汉文的诗应当是诗。”

我拜读过前辈诗人译的诗。吟诵时觉得有滋有味，确实是诗。然而一经核对原文，又无法承认所译是原诗，因为与原作距离很大。

译诗——首先有个译者注入问题。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与感情注入译文中，译文中必然增加了译者的东西。

其次，译诗——还有个接受问题。有的译诗不一定完美，可是不少读者却感情投入地在吟诵。正像《圣经》的汉译本，其中不少不明不白的句子，但教徒们虔诚地在诵读。《圣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已被教徒们接受，已深入他们的心。他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并认真地按自己的需要去领会它的精神。

现在译诗大体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译，一字不漏地把原诗译成汉文。关于直译，前辈们、同辈们已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没有必要赘述。译者尽量忠实地转达原文，尽量表现原作，尽量不掺入译者自己的观点。

第二类是意译。保持原诗的基本思想内容，根据汉文的特征对语句有删有增有变动。它的特点是把原作者和译者摆在同等的地位上。

第三类是根据原诗的思想进行再创作。

过去，我认为再创作不属于翻译范围。如今，阅历多了，反而觉得译诗中的再创作有其特殊作用。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短诗为例。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为了我的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将我的爱情牺牲。

这是兴万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匈牙利原文直译的。译文准确，形式也保留了原样。半个世纪前，殷夫（白莽）译过这首诗。他是从德文转译的。德文把原诗的六行改为四行，殷夫亦同。殷夫的译文如下：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裴多菲写这首诗时二十四岁，殷夫译这首诗时二十二岁。二人血气方刚，正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对自由充满向往。原诗激励了译者，译者得到启发，打乱了原来的句型，对“自由”、“爱情”和“生命”三个词进行了重新组合，并用我国旧体诗五言绝句表达了原诗的思想、韵律和献身决心。殷夫的译文字字经过锤炼，无愧为佳作。这种译法应当保留。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都有根据外国诗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诗作，他们既把它称为“译作”，同时又认为是“创作”。这种译文，译者处于主导地位。

我认为任何一种译法都应该有生存之地，因为它们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有个前提，即译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译。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市场经济刺激下，我国译界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出现了投机者，他们不惜侵吞前人的劳动果实，东扒一句，西抄一句，或将几位前人的译文拼凑在一起，换上几个字，便自封为新译本或重译。这是译苑的莠草、蛀虫。他们无资格进入神圣的译苑。

不同的译法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译法能形成译苑的百花齐放。不通晓外文的读者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可以辨别优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而译者也可以根据他人的译法汲取经验，把译诗的共同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我有一个建议：今后刊物上发表短诗时，最好附上原文。现在排版技术先进，使用任何一种外文已不困难，而且短诗附原文并不多占版面，对通晓外文的读者有原文可以验证译文的正确性，学习翻译的技巧。再说，好的译文可以起到榜样作用。

译诗——是个复杂的、涉及很多领域、难谈的学术问题。

2000年12月31日

诗——是心灵之歌

——高莽与阿赫玛托娃



谷羽

安娜·阿赫玛托娃（1899—1966），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在俄罗斯享有崇高声誉，被推崇为诗坛的月亮，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相提并论，足见她在广大诗歌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同时，她也是俄罗斯最具国际声望的诗人之一。

在中国，翻译阿赫玛托娃诗歌最多最好的首推乌兰汗先生。“乌兰汗”是高莽的笔名，译诗署名乌兰汗，画画儿署名高莽，其实高莽也是笔名。他本来姓宋，却很少有人知道了。一九九一年乌兰汗就翻译出版了阿赫玛托娃诗集《爱》（外国文学出版社），后来又翻译了颇具挑战性的长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抒情诗超过二百首，长诗七部，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台北人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他的译作《阿赫玛托娃长诗选》和《我会爱——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

二〇〇七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卷本《俄罗斯文学肖像——乌兰汗译作集》，诗歌译作收入最多的也是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为《诗集》撰写的前言当中，高莽（乌兰汗）特别提到了他心中长期感受到的压力，原因是他对诗人阿赫玛托娃经历了由敌视、误解到认识、推崇的过程，这个过程痛苦、曲折，延续了几十年。

一九二六年，高莽出生于哈尔滨，毕业于俄罗斯人办的十年制教会学校，同学大多是俄罗斯人子弟，教师都是俄罗斯人，因此他的俄语说得非常流利。

一九四六年，哈尔滨已经解放，二十岁的高莽在《北光日报》社任职。他从俄语报刊第一次看到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当时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书记日丹诺夫做报告严厉批判《星》和《列宁格勒》杂志，指责诗人阿

赫玛托娃和讽刺小说家左琴科，批判他们“诽谤”苏联现实，作品“缺乏思想性”。日丹诺夫甚至辱骂阿赫玛托娃，说她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发狂的贵夫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与尼姑”。

一九四八年，高莽二十二岁，根据上级安排，他参加了翻译联共（布）中央决议和日丹诺夫报告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而然接受了这些文件的精神，没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任何作品，仅凭那个报告，就断定阿赫玛托娃是“腐蚀青年的坏诗人”。

当时的高莽还不了解，阿赫玛托娃承受了多么惨重的打击：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被镇压，后来的伴侣艺术批评家普宁两次被捕入狱，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三次坐牢，被判刑流放，她本人被作协开除，失去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生活陷于极度贫困。

谁又能料到，看似柔韧的女诗人，承受了这一连串的攻击，精神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顽强，用诗篇记录下苦难经历！在她被迫匍匐在地，如同置身坟墓的黑暗岁月里，是谁给予她活下去的勇气？是泥土，是人民，是缪斯，是但丁，是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是承受苦难的宗教信仰……

一九五四年，二十八岁的高莽已经调到北京工作，在中苏友协总会担任俄语翻译。他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时候，阿赫玛托娃已经恢复了苏联作协会员资格，作为列宁格勒代表团成员也出席会议。中国作家代表团与列宁格勒代表团就住在莫斯科同一座宾馆里，天天在一个会场开会。高莽原本有机会跟阿赫玛托娃认识交往。可惜，当时他的头脑里依然保留着对诗人的不良印象，因此错过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遇。高莽不知道，恰恰在被作协开除最艰难的日子里，阿赫玛托娃靠翻译外国诗歌维持生活，她跟汉学家费德林合作，翻译了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还翻译了诗人李白、李商隐的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学经典默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用高莽先生的话说：“我仿佛又长出了一个脑袋，凡遇到什么事情，不再盲从，开始独立思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莽接触到由美国出版的俄文本阿赫玛托娃诗歌作品，开始认真阅读。诗人写的《安魂曲》，从创作完成到作品发表经历了整整四十七年，尘封近半个世纪。读了《安魂曲》，高莽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俄罗斯那么多读者酷爱阿赫玛托娃的诗，为什么她被尊称为俄罗斯诗坛的月亮。一个诗人，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承受了那么多打击、

诽谤、屈辱、磨难，居然能顽强地挺过来。而在那个时代，许多诗人作家，除了唱赞歌颂歌，只能沉默，可阿赫玛托娃却要用诗篇呼吁法制，维护人的尊严，这需要多么顽强的精神力量！高莽认为，《安魂曲》是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阿赫玛托娃像但丁一样记录人间苦难，不愧是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

此时的高莽，既为自己当年翻译迫害诗人的决议与报告感到愧疚，更为错失了与诗人结识交流的机会而懊悔。作为一个中国学人，翻译家，他本该当面向诗人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她翻译《离骚》和李白的作品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

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年轻人由于轻信与盲从而失误，并不奇怪。让人感动和敬佩的是，高莽先生以反思的勇气，真诚的精神，忏悔的口吻，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他没有掩饰当年的过失，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正直、坦荡与磊落。

高莽先生在他所著的《白银时代》一书中写道：“阿赫玛托娃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经历，她相信天国，也相信人民，相信未来。当厄运临头的时候，她比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比法捷耶夫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她没有绝望，没有自杀。她始终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在一起，勤勤恳恳地默默写作。去世前一年她写道：‘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诗，我是以响彻我国英雄历史的旋律为旋律的。’‘我以能生活在这个年代，并阅历诸多无与伦比的事件，感到幸福。’”高莽先生认为，阿赫玛托娃的幸福，在于她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心灵的呼声。只不过，那个时代对她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高莽先生想尽力多翻译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甚至想把她的全部作品都译成中文。他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向诗人表达自己的崇敬，并以此赎回当年的过失。高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持续翻译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和长诗，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加深对原作的理解，以诗译诗，尽力再现原诗的风格与神采。他的译作受到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好评。

一九八九年十月，高莽有机会到列宁格勒访问，特意到郊区科马罗沃拜谒了阿赫玛托娃的墓地，单膝下跪献上一支玫瑰花，借以表达他尊敬交织愧疚的复杂情感。俄罗斯苦难的缪斯阿赫玛托娃顽强坚韧，令人敬重，杰出的诗歌翻译家乌兰汗——高莽先生的坦荡真诚，同样令人感动。

诗——是心灵之歌。这是高莽先生的说法。在我看来，译诗——则是心灵的感应，只有真诚正直的诗歌翻译家，才能翻译出优美动人的诗歌作品。

在乌兰汗翻译的《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即将在台北出版的日子里，我向

卓越的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致敬，也向资深诗歌翻译家乌兰汗——高莽先生祝贺，并表达由衷的敬佩。

2012年9月21日

2013年6月7日修改

编书人语：2013年11月9日，俄罗斯文化中心授予高莽“俄罗斯新世纪”最佳中文翻译奖，获奖作品是阿赫玛托娃长诗《安魂曲》。

——谷羽